



封從德蒞臨成大演講。

與專制政權為鄰的 應對之道

封從德「回顧與展望：『六四』與中國前途」演講

成大建築研究所 / 何星瑩

一個被六四改變生命的參與者，他三十年來的省思，將給予受這個強大專制政權牽制、影響的臺灣，什麼樣的告誡？



演講活動海報。

由於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香港的政治掌控，過往總在香港舉辦的「六四紀念國際研討會」，在迎接「六四」三十周年的今年，首度移到臺北舉行。趁此機會，成大歷史系教授王健文邀請多年前曾為了學術研究訪問臺南的「六四」參與者封從德到成大舉行演講，談他的「六四」經歷與反思。

「六四」發生在1989年的中國，又稱八九民運，始於大學生自治組織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（以下稱北高聯），以政治民主、經濟自由等改革訴求，於天安門廣場展開的請願活動；終於6月3日晚間至4日凌晨政府對廣場進行的武力清場。期間，中國各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相應抗議行動。事後，更催化東歐共產政權解體、牽動隔年的臺灣野百合學運。

武力清場之後，21名北高聯成員遭通緝，包括擔任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的封從德。他未能完成北大遙感所的碩士論文答辯，出逃海外。相較於爭取民主、自由的工作，那份學歷顯然已無足輕重。



演講活動花絮。

從相信科學救國，到期望推翻專制政權

封從德稱30年前的自己，是個對民運「毫無準備的理科生」，一心想要在托福考個好成績，完成碩士論文後出國留學。因此，對於廣場的行動他原本涉入不深，但恰巧電腦兩度壞掉，不知不覺越陷越進去。

事實上，在「六四」八九民運之前，封從德就參加過要求民主、自由的八六學潮。他回憶，論文指導教授對於他參加八六學運不大諒解，但在八九民運爆發後，卻一改態度轉為支持，因為長年對政治的無力感，被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消解，重燃希望。擁有同樣感受的，還有支持廣場上學生的北京市民，以及中國各地的示威行動者。對自由的渴望，其實一直藏在人民心中。

然而，面對在廣場和平抗爭的學生們，中國政府的決定，是讓人民解放軍拿機槍、開坦克進來，並對學生進行通緝。封從德對於這個政權的想法，或許從此處出現轉折，不應該只訴求改革，而是要革命。

從根本思考，從蘇聯輸入、侵蝕中國文化的馬列主義，可能是病因。逃亡海外後，封從德棄理從文，開始研究歷史與宗教，發現採行西方的那一套進行現代化並非解方，他反而推崇國父孫文提出的融合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三民主義、五權憲法。更重要的省思是，對於歷史、對於六四、對於許多事情，不能再被中國共產黨的論述牽著走，否則，反抗極權專制的力量只會持續分裂。

分裂反對派的記憶戰爭

2001年，封從德創建六四檔案網站，開站後竟收到兩封中國留學生來信詢問：「六四不是你們學生殺解放軍嗎？」不過，封從德認為，中國共產黨顛倒是非的論述固然可怕，但他們所採用的結構性暴力，更要特別注意。

封從德所謂的結構性暴力，指的是分化、滲透、壓制反對派的手法。簡單來說，做法就是極力壓制激進派，推動那些見好就收的溫和派，造成反對陣營內部混亂。封從德指出，就連民主陣營的媒體也被牽著走，擁有計謀又敢於捨身行動的「荊軻」被消音，多是哭訴悲慘、可憐的「祥林嫂」論述。

曾經批判媒體替六四「造明星」，被消音的，實際上並非只有廣場上真正流血犧牲的學生，還有眾多為了學生而在街道上阻擋軍隊的北京市民。這些市民百姓，也是封從德口中，由於他最後判斷撤退表決成立，而「一輩子對不起」的人們。

因六四被通緝的學生，有判4年、6年就放出來的；而一般民眾，輕的10年徒刑，重的直接槍決或無期徒刑。他們為了什麼如此犧牲？這才是應該傳述的故事、應該承繼的精神。而當焦點只在中國共產黨輕放的菁英分子身上、當力量只能出自一小撮人，反抗自然難以成功。

當自身政權被反對力量動搖，除了運用結構性暴力，中國共產黨還有「利用仇恨」的手法。要能在危急時利用仇恨，就得事先製造仇恨，而中國共產黨，正在新疆製造仇恨。

製造仇恨作為救命稻草

中國共產黨利用仇恨的手法，核心概念是民粹、國族主義。

持續壓抑新疆的維吾爾人，累積一特別是對於佔多數的漢人族群的一不滿，當時機到來，只要嚴格控管的力量一抽手，維吾爾人自會起而反抗，特別是對漢人族群宣洩仇恨，當事情變得混亂起來，就可以定調他們是暴民、分離主義分子。到這個時候，無論對執政當局有多不滿，中國人民必定會支持政府阻止分裂。

臺灣，甚至於一國兩制下的香港，也都有製造仇恨以維繫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潛力。封從德指出，許多當代的中國年輕人，也都渴望民主，但遇到臺灣問題，卻可以接受政府採用武力。這正是運用國族主義。

當仇恨累積到一定程度，就可以在有需要的時刻製造動亂，作為出兵的正當藉口。封從德回憶，八九民運期間，就有這麼幾天，街上都沒了警察。也許政府當時正期待有搶劫等混亂，但並沒有事情發生。然而，2009年新疆卻爆發了維吾爾人與漢人相互衝突的七五事件。

封從德判斷，當中共專制政權崩潰後，要不是民國化，就是普丁化。前者是民主化路線；後者則是另一種自由受限的強人威權政治路線，不可不注意。普丁之所以上位，正是因為去車臣打擊分裂主義分子，而新疆、臺灣就如同車臣，是可以用來操作的題目。

法律、制度只是玩具

「六四」八九學運後，中國一方面收緊政治參與，另一方面加速經濟改革的工作，引進西方市場經濟相關制度，稱建立的是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。

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結合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，乍聽是令人覺得衝突且矛盾的。封從德指出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「靈活性」，只要抓住權力，似乎什麼彎都可以轉。

「經濟制度、法律，在他們手裡不過就是個玩具。」在海外的這些年，封從德多次到中國大使館、領事館，遞交願回國接受公開審判的意願，信中表明只要一切按照國家法律訂定的程序，他願意馬上回國。遞出的信，從來未有回音。然而，1998年訪台時，突然有人來找他，問他是不是想回中國探望家人，說是回去沒關係，但封從德試探性的詢問，「通緝令是不是可以先取消？」對方立刻不談了。

所謂的一國兩制，也從5年前香港一波要求真普選的民運，到今年的《逃犯條例》修訂爭議，看到其中的真假。

台上的封從德，講述著三十年前爭民主失敗的經歷；台下的成大學生，多數是90後、00後，幾乎是一出生就享有各種選舉、言論自由。講中國的「六四」，會不會距離他們的生活太遠？

或許不會。中國的進逼在近年讓我們感受越來越強烈，兩岸關係也早已是國內政治的重要議題。聽封從德的「六四」經歷與反思，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與決策思維，好像懂了一些。

封從德曾在訪台期間的空檔，到臺北的誠品書店翻書，「我很訝異，裡頭關於中國土改、國共內戰等，大量充滿中共的論述。」不只是書，打開電視，也有中資媒體。而這樣主導敘事的戰爭，也已經延續到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甚鉅的網路上頭。

正如封從德說，中國專制政權要倒，還是得靠中國人民自己；臺灣人民要抵禦中共的威逼，也只能靠我們自己，不要輕易落入他們的圈套裡，無論是敘事的，還是實質的威脅、利誘。